



每月作家专栏

# 风中的修辞

刘云芳



## 春日记

(外二首)

李国新

柳眼初醒  
海棠酣睡  
喜鹊的双层别墅修葺一新

梅子点点  
桃花灼灼  
龙泉河的青蛙急于告白

园林工人坐在长椅上打盹  
修剪下来的枝条上  
有花盛开

## 春日迹

风从远方来  
云掠过枝头

海棠花纷纷落下  
胭脂染雪  
落地无声

离别尚短  
鲜嫩湿润  
是柔软的心事

春风抚过旧痕  
珠颈斑鸠面无表情  
是个冷漠的看客

## 春日祭

四月  
风姗姗而来  
有些不合时宜  
紫丁香呼吸急促  
香气凌乱  
海棠深睡  
落满一地胭脂雪

造物主的潜规则  
也让愁绪次第盛开  
哭也无声  
每一滴泪  
都沾染淡淡的红

## 杏树山

(外一首)

王东宇

家在杏树山  
一个迷你的山村  
立庄已千年  
泉水潺潺的地方  
温泉的美丽传说  
从远古到今天  
依然生动感人  
村头老石碾叙说  
从前的岁月与艰难  
碾碾挤轧一圈圈的日子  
沉淀成一茬茬的乡愁  
民谣故事里总有家长里短  
把一些心思催了又催  
激活层层新场景  
春天波着绿,夏天飘着雨  
微风轻拂杏树山  
点点滴滴的雨染绿山前  
种子发芽,果树绽开花蕊  
绿染山乡景色新

## 童年

雪落山村静无声  
那是送给春天的短信  
雪已融化、蒸发  
快乐的童年离我而去  
多年前被定格的一瞬间  
依然躺在老相册里  
发黄的画面  
把草绿色的童年  
再次展示给  
白发苍苍的我  
童年老去  
山石依然如故  
心依然年轻  
重构美好的未来

他快速地扯下,牢牢粘在我脚底。白天,这块胶布总是向我提醒着它的存在。许多个冬天,我的脚是父母和一场场寒风竞技的舞台。他们想尽办法,让那些口子闭紧嘴巴。

露水有时是摇摆的无根无茎的果实,有时是一面微小的立体的镜子。这透明的球体在清晨探照整个世界。它看得见,清晨,谁奔忙在田地里割韭菜、拔萝卜,谁穿着一双高帮球鞋弯着腰捡地软,谁对着一地庄稼叹息或者说话。少年时期,我没有看到的有关清晨的景象,都被无数的露水记载着。但它们却从不认账,等我去辨认的时候,翻身就滚落到土里,又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努力往上爬,能爬多高就爬多高,然后藏在一颗颗玉米的籽粒中,也藏在瓜果最甜的那一部分。后来我发现,它们也藏在年长者的眼眶里。当我第一次看见那露珠从他们身体里分泌出的时候,我才知道那个秘密——他们,也是这大地上的庄稼。

奶奶喜欢坐在玉米皮编制的蒲团上,花白头总是遮住半张脸。她将高粱秆长长短短地切好,两头用细小的树枝接上,拼造出了一座宫殿。她把这礼物送给我时,也会一同送我些故事,王宝钏苦寒窑或者梁山伯与祝英台楼台相会。她还用布头拼制出一张张被子,用塑料袋折成三角形拼制书包……奶奶总是善于用零碎的东西拼凑出另一种东西。比如用鸡蛋拼凑出一年的用度,用一块块田地拼凑出孩子们的营养所需。她也习惯于拆解,用碎片化的叙事向我展现她的童年,那些散落在岁月深处的星星点点的甜。

夏天,她送我麦秆做的蝈蝈笼子挂在高处,又交代我,要喂它们吃南瓜花、酸枣叶,挂露水的最好。那只蝈蝈最终吃掉了另一只,而它自己也死了,两只脚还紧紧地抓着一段麦秸,表现出一种不舍和恐惧。在做东西时,奶奶过多地关照了细节,说话时却从不夸张,也很少比喻。她那么随意将它们递给我,只说“给!”好像一切都是顺便为之。

几十年过去了,我总渴望通过想象和梦境进入那段时空,把蝈蝈笼子取下,把“宫殿”拎在手里,将一切都紧紧攥着。我希望自己成为时间的窃贼,把那一段经历尽可能立体地进行剪切、粘贴出来。但醒来之后,手心里,除了因为握得太紧留下的指甲印,什么也没有。

眼前的河水浑浊,一些水草在里边横竖交错。站在石头后边,我与这水影相认,确定那里隐藏着奶奶最后几年的眼神,含混,却微微透射出某种暗淡的光,像是眼眶里嵌了一对琥珀。奶奶看人时,总是费力地把那些光聚到一起,然后努力回想,眼前走过的人到底是谁。我总怕与她对视,但她依旧到处搜索我的身影,不管谁经过,都先把我的名字挂到人家身上。



她经常坐在别人家的房顶上,望着远处那些小块田地——她藏匿着的“抽屉”已经被大山收了回去,先是长了苦菜,后来又长了野菊花,再后来,竟然有几株黄色的野玫瑰也搬了家来。她不能跑远,便在窗台上种了许多花草,好像是为了与那些不能再去的遥远田地进行呼应,似乎在告诉它们,哪怕出不了远门,她也能种出一片姹紫嫣红来。去看她,就要穿过从土墙上凿出的那一截甬道,暗得看不见手指。她刚才已经在窗口看到我,在里边喊着:“慢点走,黑!”用这声音为我定位。我摸着一旁的土墙一步步试探着往前,终于进了那孔窑洞,她盘腿坐在炕头,前倾着腰身,邀我上炕。我从那双眼睛里看着自己的倒影,我像照镜子一样,看着自己坐在她的眼眶里,听她说话。某一刻,我甚至觉得,此刻的自己正是她眼眶里那个小小的我投放出来的。

最后那两年,她躺在炕上,已经失去行动力。我总是逃避去看她,也怕看到她混沌眼神里小小的自己,生怕从那里照见无以言说的胆怯。我知道,某种事情正在她生命里悄悄蔓延。她越来越瘦,越来越小。最后那次见她,窗帘拉着,她蜷缩成一团,见了我只是哭。那哭是有气无力的。我感觉,暗处的奶奶像一丛被人放倒在地上的纤细的花朵,一抖一抖的。

那次离开故乡的时候,大雪封山,我只好背着行李出发,到山下搭班车去外省上班。雪没过小腿,在脚下咯吱吱地呻吟。几天之后,我接到奶奶去世的消息,当时正在街边店里买自行车。我付钱的手颤抖着,推动那车子,骑上去,感觉车轮迅速地滚动着,像是要飞快地碾碎什么似的。

那些年里,我总是梦见她依旧躺在老屋

的炕上,旁边停留着一口棺材,像船一样,等着载她去远方。她去世之后的多年,一直暂居在我的梦里。我总觉得,那是她有意将生前的留白一点点涂抹填满。

后来,我结婚时,长辈们把她的照片请出来,靠墙供着。她以这样的方式参加了我的婚礼。她的眼神里保留了那几年的混沌。我弯下腰去,擦拭照片上的灰尘,然后,偷偷抹掉了眼眶里的泪水。

我一次次爬上地垄。仿佛那些曾经被奶奶收获瓜果的抽屉,如今也变成了我的。在所有大地深处的抽屉里,我都能发现长辈们留给我的非文字的惊喜。于是,我看到柿子树结满果实,看到柳树弯腰,拼了命也要亲近土地上的那一棵草,看到喇叭花在栅栏上拼命喊出无声的消息……大地生产了最新鲜却又最古老的语言,将它们揽在怀里,等着某个人或者所有人去聆听。为什么我在更小的时候没有发现呢?好像年龄一日增长,就是为了让自己终于可以够到这些秘密似的。

这么多年,每次回乡,我都会去往大山深处,遇见石头,就坐上去。山野空旷,看不见人,但抬头低头都能看见往昔的情景。语言开始在心里乱撞,它们像醉了一样,东倒西歪,拼不出一串像样的句子。

走在小区里,看到曾在五月盛放过的野玫瑰,现在只剩下小小的叶片晃动,绿化带里的黄鹌也已经变幻了色彩,松塔不时从高处落下……眼前的植物仿佛也与故乡的植物通联、合谋。让所有既虚无又真实的东西飘过,在心里扎根。我恍惚起来,此刻,自己到底身在哪里?但一眨眼的工夫,这幻觉便碎掉了。我呆立着,对每一株摇摆的风里的植物肃然起敬。

# 庄生晓梦迷蝴蝶

王艳

之。后因杨贵妃专宠,遂不复此戏也。”春日夜晚,嫔妃们头戴艳丽花朵,唐明皇亲自捉来蝴蝶放飞,蝴蝶落到哪位娘娘头上,谁就会被宠幸。

“引蝶”不是香妃娘娘的专属。

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载:“都中名姬楚莲香者,国色无双。时贵门子弟争相诣之,莲香每出,则蜂蝶相随,盖慕其香也。”唐代京城有位叫楚莲香的美人,天姿国色,且身有异香,每次外出,蜂围蝶绕……

少女时期,看琼瑶剧《还珠格格》,谁不为来自异域的香妃娘娘倾倒呢?跳舞便能引来蝴蝶,这是什么神仙设定啊,哪个女孩儿没有偷偷洗过花瓣澡,披上纱巾模仿过她呢?剧中,香妃喝过毒酒后,香味尽散,没有了蝴蝶环绕,传奇性骤减,一下子从仙界跌入了凡间。

北京陶然亭有一个土堆,当地人称为“香冢”,设有一碑,碑文为:“浩浩愁,茫茫劫。短歌终,明月缺。郁郁佳城,中有碧血。碧亦有时尽,血亦有时灭。一缕香魂无断绝,是耶非耶?化为蝴蝶。”讲述的也是一缕香魂化作蝴蝶的故事,有人说这便是香妃墓,可是皇帝妃嫔怎么能埋在荒草丛中呢?历史上,乾隆皇帝确实有一位来自回疆的容妃,死后葬入遵化清东陵,《清史稿》等正史未明确提及容妃体有香气、可引蝴蝶。

“化蝶”不是梁祝专属。

李商隐在《锦瑟》中写道:“庄生晓梦迷蝴蝶,望帝春心托杜鹃。”前一句是借用了“庄周化蝶”(战国《庄子·齐物论》)的典故,“昔者庄周梦为胡蝶,栩栩然胡蝶也……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,胡蝶之梦为周与?”庄子梦见自己变成蝴蝶,四处飞舞很快乐,醒来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庄周还是蝴蝶了。说来好笑,我从小就很喜欢蝴蝶,衣

梦》宝钗这样,吃冷香丸、住雪洞儿屋子、满脑仕途经济,对谁也不多一丝热情的富家端方女子,见到一双大如团扇的“玉色蝴蝶”,也难得显出女儿憨态,蹑手蹑脚汗淋漓地“向草地下来扑”,“任是无情也动人”,美丽的蝴蝶,就是能激发少女顽皮的天性啊。

“扑蝶”不是少女专属。

南宋杨万里《诚斋诗话》记载:“东京二月十二日曰花朝,为扑蝶会。”二月十二日,据说为百花生日,人们踏青、赏花,更是把“扑蝶”作为一场浪漫的春日活动。就连皇帝也来凑热闹。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载:“开元末,明皇每至,春时且暮宴于宫中。使嫔妃争插艳花,帝亲捉粉蝶放之,随蝶所止幸

语文课本的古诗,是小孩子的美商培养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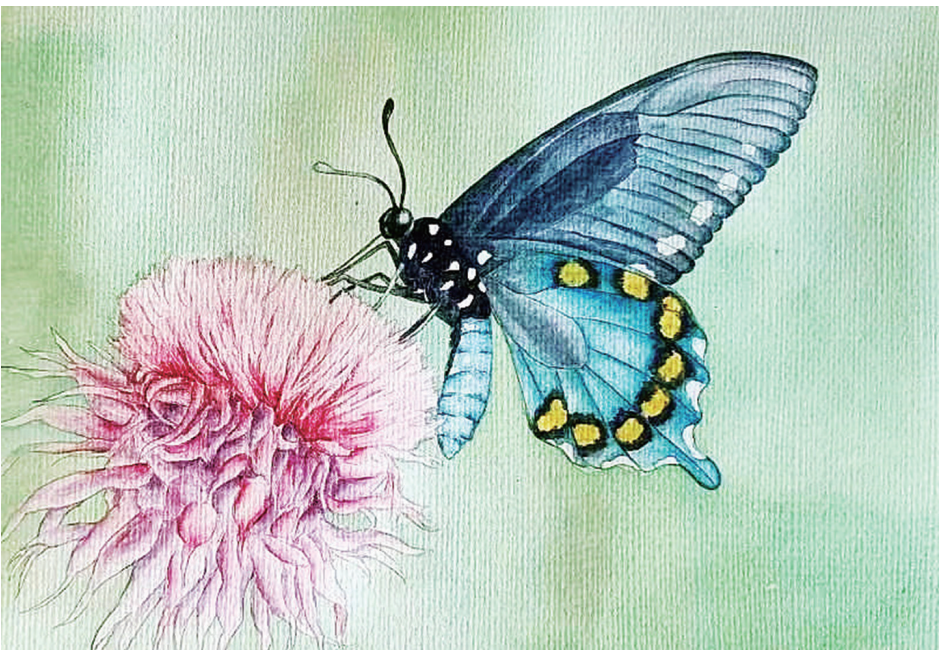
“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小学时读到这两句,简直太欣喜了,多欢快呀,多灵动呀,多身临其境呀。我家有个大菜园,春日里,满园蝴蝶,成对的、独行的,黄的、白的、红的、蓝的、紫的……颜色鲜艳极了,黄蝴蝶飞进黄花丛,可不就是辨不清吗!仿佛有一个远古的人,和你拥有同一片园子,能够心有灵犀地说出你想表达却说不出的话。

谁会不爱蝴蝶呢?

小孩子自然爱它,赤手空拳在菜地里追蝴蝶,是乐此不疲的童年游戏。纵是《红楼



寻芳记



(丰翠松 绘)

之。后因杨贵妃专宠,遂不复此戏也。”春日夜晚,嫔妃们头戴艳丽花朵,唐明皇亲自捉来蝴蝶放飞,蝴蝶落到哪位娘娘头上,谁就会被宠幸。